

母亲为我剪趾甲

□残荷有藕

“剪趾甲去喽！”吃罢晚饭，洗漱完毕，我走出卫生间，途经饭厅，对一旁正收拾碗筷的妻子打招呼。

“是啊是啊，剪趾甲对你来说的确是件大事啊！”妻子回过头来，表情夸张地揶揄道。

其实妻子说得一点也没错，剪趾甲对我来说是件十分不容易的事，每次剪趾甲后必定心跳加速气喘吁吁、头上冒汗视物模糊，稍不小心还要付出血的代价。腰椎截瘫的我，双下肢几乎没有任何感觉，剪趾甲时膝关节无法弯曲，只能坐在床上，双腿平放，弯下腰去，一只手握住脚掌固定，另一只手拿着小剪刀用力去够。脚掌神经传达不到，血脉流动不畅，趾甲钙化严重，又硬又厚，有几个趾甲两边嵌进肉内，稍有不慎，尖锐的剪刀头就会戳进皮肤。十个趾甲剪好，往往需要近半个小时。每当我弯腰吃力地剪趾甲时，就会想起受伤后母亲为我剪趾甲的情景。

那年是受伤后的第二年。当时信息闭塞，家人都不知道送我去哪里可以做康复治疗，只能躺在家里静养，吃些效果不明的中药安慰自己。那时腿部肌肉已明显萎缩，下肢关节僵硬；两便功能基本丧失，长期靠吃番泻叶排便，肠胃功能严重受损；如果前后左右没有依靠，无法独自悬空坐在床上……身体变得极度虚弱，生活完全无法自理。我不知道自己身体还能不能恢复健康，不知道今后的生活是怎样一副凄惨的情形。前途渺茫，无所寄托，目光呆滞，生无可恋，整天浑浑噩噩，过一天算一天。

母亲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但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帮我做些什么，只是尽其所能，奉献更多的母爱。母亲每天早上照顾我洗漱，晚上帮我擦身洗脚，过一段时间会为我剪一次趾甲。由于我的中枢神经受伤，双腿几乎没有知觉，脚趾也有点变形，趾甲钙化，既厚且硬，很不好剪。每次剪趾甲时，我先从床上慢慢移动到轮椅车上，母亲把我推到门口，将温水倒入木盆，洗好脚，擦干。在木盆沿上放一块搓衣板，把我的脚搬到搓衣板上搁好，我的两只手扶住双腿，尽量不使其滑动。那时母亲眼睛已渐渐老化，为我剪趾甲前，必须戴上老花镜，准备好宽头小剪刀，蹲下去，佝偻着身子，手握小剪刀，一个趾甲一个趾甲小心翼翼地剪过去。我看着母亲弯曲如弓的脊背，听着清脆的嗒嗒声，木然地犹如一尊雕塑，一动也不敢动，生怕母亲会剪到她的手指……

父母婚后，父亲在北方工作，母亲一直在家从事家务劳动，服侍公婆、养育子女，抽空在家做些钩针活，编织外销针织袋，贴补家用。闲时还学会了织毛衣、裁剪制作衣服，我第一次跟女友在月湖公园约会时穿的白色裤子、夹克衫，都是母亲亲手扯布、裁剪、缝纫的。

1990年，我从一本医学杂志上得知，武汉有一家医院采用大网膜移植手术治疗截瘫，能恢复部分受伤的神经，改善知觉运动功能。为不失去任何一个治疗机会，我决定去武汉试试。我清楚记得，就在北京亚运会开幕的第二天，母亲陪着我，先坐轮船从宁波到上海，再转坐三天两夜的长江轮船到达汉口，又坐上公交车辗转到达武汉青山区医院。那次治疗的结果，虽然不尽如人意，但因为母亲的悉心照料，术后身体恢复很快，住院不到一个月，我就系着护腰带出院回家了。

时隔多年，而今耄耋之年的母亲身患多种老年病，且小脑萎缩严重，记忆力大幅衰退，常常张冠李戴，语言表达不清，难以正常交流，幸好生活还能自理，即便如此，母亲还是日夜记挂着她的残障儿子：生活是否如意？疼痛是否减轻？孙女是否乖巧……

至于我的身体，经过两个半年的康复治疗和持续锻炼，我的下肢功能有了明显恢复，能拄着双拐行走，也能坐在床上弯腰剪趾甲。不过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，那一年母亲给我剪趾甲时那心酸的情形，还有剪趾甲时母亲那佝偻的背影。



幽默的本源

□沈东海

我的文章，特别是早期写的，文风都比较幽默。关于这一种幽默，有时想刨根问底，却不知道为何，直到今天，我才找到它的本源。

一日，下班回到家，奶奶从后门捧着个大红脸盆进来，让我爸看。盆大而深，我又站得太远，不知里面养着的是什么。她开始问我爸：“阿棠，这鱼这样养着会死吗？”我爸瞅了眼，说：“活龙鲜跳（活蹦乱跳），蛮好，不会的。”她听了，很满意地回去了。

我对此本不感兴趣，但听了他们的对话，一时勾起了我的好奇，什么鱼这么大，还要拿个大脸盆养？买来的鱼不吃，怎么还要养着？于是我急急地跟了出去，想去探个究竟。只见盆里养着两条野生鲶鱼，灰黑中泛着点青，每条足有七八两重。我就问奶奶：“阿娘（奶奶），你这鱼哪买的？像双胞胎一样，大小个头卖相，长得一模一样。”奶奶笑着说：“哪是买来的，是我下午在河里刚抓来的，厉害吗？”我一听这，顿时惊呆了，忙问：“在哪里抓的？我们这的门前河啊？今天河水抽干了？这么厉害！这鱼，嗯，也就只有我们这还能抓到一两两条吧。”我被老人的话说兴奋了，真恨不得马上取一支笔来，给她大写一篇文章，发到报纸上——谁让她都毛九十岁的人了，还能一个人下河，下了河竟还能把两条斤把的野生大鲶鱼给抓上岸。你说她猛不猛？壮不壮？用宁波话讲，就是一个字“健”（念ji，第二声，老当益壮）。真是太稀奇、太少见了。我忙又说：“这鱼看颜色形状个头，一看就知道是野生的，这年头，很少见到了。这鱼一定要养着，它们营养丰富，蛋白质含量很高，到时大叔从二院化疗回来，给他吃最好了。”奶奶哈哈地笑着，说：“是啊，就这么养着，等你大叔回来再杀

掉。”临走前，我又仔细端详了这两条野生的鲶鱼，又和奶奶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几句。临走时，我还不忘说一句宽慰的话：“阿娘，这鱼命也很健，死不了的！”奶奶听了，点点头，呵呵呵地笑着。

回到家，我还在兴头上，忙问我爸：“今天河水抽干了？”我爸眉头一皱，看了我一眼，像是在用眼神说我傻。他显然是听到了刚才我跟奶奶的对话，忙解释道：“没有，这鱼是你大阿婶早上买来给你大叔吃的，你大叔去医院人不在，就让奶奶暂时养着了。”听到这话，如五雷轰顶、晴天霹雳，真是羞愧难当，我才发现自己的智商真是告急。

“我是说呢，毛九十岁的人了，卷起裤腿、赤着脚，在河道里，如七八岁顽童一般追逐着两条四处乱窜的野生鲶鱼，这在小山村是多大的新闻，还不给全村老少当‘戏文’看。”我在心里默默地想着，这也让我再一次感叹自己的智商。

由此，不由地让我联想到了爷爷。这个活到九十岁的老爷子，生前也和我一样，喜欢沉默寡言，关起房门来，却爱和奶奶开玩笑。记得奶奶曾说，一次，爷爷对她说：“我死了以后是要投胎做人的，你死了让你投胎做猪（奶奶生肖是猪），到时我来养你。”还有一次，半夜睡觉的时候，我爷爷对奶奶说：“老太婆，我要去了，阿拉阿爸来叫我嘞。”奶奶听了不悦，马上顶了回去：“你这个人会死啊？老酒、饭每天吃得饱饱的……”可惜爷爷已经不在，奶奶缺了个每天跟她斗嘴的人，生活中不知少了多少乐趣。

曾听闻一句关于教育的话，“每一个孩子，都是大人的复印件”，有一些东西，人永远也别想改变，因为它烙印在人的骨子里，写在人的基因里。